

红流苏

许丽晴/著

HONGLIUSU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许丽晴 / 著

红流苏

HONG LIUSU



凤凰
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红流苏 / 许丽晴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7. 10
ISBN 978-7-5399-2665-0

I. 红… II. 许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33680 号

书 名 红流苏
著 者 许丽晴
责任编辑 于奎潮
责任校对 江 河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652×960 毫米 1/16
字 数 210 千
印 张 19.5
印 数 1—10,000
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,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2665-0
定 价 20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一 001

二 018

三 032

四 040

五 047

六 058

七 080

八 090

九 103

十 116

十一 136

红
绳
办
RED TASSEL

十二	150
十三	163
十四	172
十五	184
十六	196
十七	207
十八	217
十九	234
二十	244
二十一	256
二十二	267
二十三	283
二十四	298

安悦最喜欢的是鸡鸣寺的樱花。

更多的人去鸡鸣寺祈福。安悦掸着飘落在肩头的花瓣，想起邱志安对自己说过的那句话。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这貌似无意的一句话会改变自己的命运。

安悦上午走进这幢浅灰色的大楼时已经没有了两个月前的忐忑。

尽管文明办是二级局，挂靠市局，一位分管副局长兼任主任，但因为不在一栋大楼里办公，人员流动甚少，互相之间竟有了“老死不相往来”的味道。也正是因为不在一栋大楼里办公，主持工作的副主任邱志安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不仅花木蓊郁，而且人气鼎沸——他可是真正的一家之主呵。尽管一家之主邱志安面目和善，该狠的时候狠，该柔的时候柔，在大家心目中是个不错的领导，对安悦也很关照。但是安悦还是

那样，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间朝南的办公室里，边干活边享受那明亮的阳光。

电话铃响了，是邱主任邱志安打来的，问安悦随团考察的通知接到没有，安悦说不知道。

邱主任说：“市里组织到邻省学习考察，局里让文明办派一个工作人员去，我跟你们处长说了，让你参加吧，正好出去看看。”

以前邱主任也打过几次电话来，无非问她办公室、宿舍安排如何，又问她其他还有什么困难。安悦说一切都好，谢谢主任。

安悦没有什么不满意的。

安悦是个随遇而安的人。在局里的几年，大家都很喜欢安悦，喜欢她的能干漂亮，更喜欢她的善解人意。男人女人都喜欢。文明办的邱主任也喜欢。

邱主任于是就说，小安，你这么能干，调到咱们那儿去吧。

安悦从来没有往这方面想，以为他是开玩笑的，说了声好啊，一笑了之。

后来在鸡鸣寺又遇到了，邱主任还是这么说。从鸡笼山信步下来的邱主任突然出现在安悦身边，把正在赏花的安悦打了个激灵，花瓣花雨一般枝头上落了下来，簌簌地。邱主任见她一副傻样却大笑起来。怎么样？过来吧。他从上到下打量着她。她不习惯他的这种眼神，但是却接受了他对自己的关心。

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安悦问。我常来。邱主任说完从容地转身走了。他常来？她知道好些人常来这儿祈福烧香。南朝同泰寺至今香火鼎盛，幽深的林荫道上，朝山进香的善男信女不绝于途。

不管怎么说，她知道他是认真了。当天回去和苏叶说笑的时候想起这事来，便笑话一般说给她听，苏叶眼珠一转，问他有什么条件吗？安悦愣住了。苏叶说，是他找你，当然得提条件，职级啊，房子啊什么的。再遇到安悦的时候，邱主任像是猜到什么，主动说，小安，你放心，一切会更好的。安悦脸红了。苏叶听了这话猛拍了一巴掌。

市里这次学习考察分了五个组，分别由五个市领导带队。安悦所在的这个组主要是纪委、党群系统，由副书记陆风、一名市委副秘书长和六名有关部门人员组成，十天后出发。安悦的目光在“陆风”上停住了：“怎么又是他？”她的心不由得“怦怦”跳动起来。

好一会儿，安悦平静下来，她情不自禁抚了抚胸口，奇怪，本来平息下来的心里又有了一团柔软的东西在浮动，在很深很深的地方，只是她说不出来，那是一个什么去处。

苏叶得知她要去南方，直嚷嚷要送送她。安悦好笑，这又不是出国，用得着大惊小怪的？

苏叶不理她。她一直在北京当兵，对南方羡慕已久，总寻思有机会好好玩一圈儿，可就是没有机会。这会儿见安悦往南方飞，觉得比自己去还高兴。

快下班了，安悦才从忙碌中摆脱出来，进入“色彩斑斓”的夜晚。想到这里，安悦不禁笑了起来，这是苏叶这个死东西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苏叶刚来过电话，让安悦下班后参加活动。“你别总是呆在你那小屋里，我的大小姐。科学试验证明，多参与社会活动有助于保持青春，延年益寿。”临了不无得意地告诉安悦，宝宝今天会喊妈妈了。

苏叶已经结婚了，她转业后跟着好朋友也到了青城，七折腾八折腾竟然进了工商局。没有几天，她爱上了同办公室的

帅哥李东，经过不到三个月的闪电般的恋爱，苏叶和李东结了婚，又飞快地生下了一个女儿。安悦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塞上了一包红鸡蛋，当上了阿姨。

苏叶的车子已经到了门口。安悦仍犹豫着说不想去，说着推开了窗户。天下起了雨，雨幕下的街道闪烁着迷人的奇怪的光泽，雨丝打了进来。苏叶说，好好，不算为你送行，你不领情也行。你闲着也闲着，算帮我的忙去助助兴，热闹点。安悦一听更不愿意了，说，我有事。苏叶说，什么事，你真是有什么正经事我不拦你，为你高兴，再跟你说，只是朋友聚聚，时间不会长的。安悦无话可说，只得跟苏叶去了那座位于市中心的酒店。

夜色中的城市光怪陆离，一切都匆匆忙忙。

来的朋友大多是工商界和军界的，也有两三个公司老总。常听苏叶说李冬社交能力强，安悦看得出这几个人尽管年轻，多少都有些身份。平时也不时听苏叶提到李冬东应酬西安排的，安悦奇怪李冬怎么会有那么多朋友。或许与李冬的工作环境有关。

苏叶向大家介绍说，这是我的好朋友，怎么样，漂亮不？

说着又得意地扬扬下巴，她可是个才女呵！

聚会如苏叶所说，结束得很快。安悦正准备离开，她有点感冒。苏叶又拦住她，别走，这儿还有一位老乡呢。说着转身招招手，一个个子高高的男青年微笑着朝安悦颌首。苏叶介绍这是老家虞仓的什么胡董事长，应该认识的，胡南泽。安悦点头笑笑，见过见过。

苏叶接着又央求她，你看大家都挺高兴的，就别扫大伙儿的兴了，你看，他们都希望你去呢。安悦朝那边一看，果然几个人朝这边张望，只好随了苏叶。胡南泽因为有事，跟大家打

过招呼先离开了。

苏叶拉着她到了另一幢五星级饭店的歌舞厅，李冬要了一间大包间，有人一进去就唱了起来。不知是谁点了百威啤酒、鸭颈子和水果拼盘，几张茶几上都放满了，大家都作放松态。一个秃顶男人邀请安悦跳一曲，安悦礼貌地站起来。

又进来一个男人，有人叫道：“队长来了。”

刚才在席间，李冬不停地打着手机，和一个叫什么维康的人联系着，桌上的好多人好像也都认识这个叫维康的人。手机没电了，他借了安悦的手机。

来人和大家兴高采烈地打着招呼，有人称他“队长”，也有人直接喊他“维康”。维康一进门便作豪爽状，喝了一大口啤酒，坐了下来。

屏幕上的画面不断变幻着，包间里的光线也忽明忽暗，闪烁不定，来人又站了起来，竟和李冬喝了一杯交杯酒，脖子一仰，咕噜咕噜全下去了。安悦觉得他们奇怪极了。

一个描着黑眼圈的女人是苏叶的同事，长长的睫毛也是加了工的。她跟安悦一见如故，很是亲热，依着安悦坐到沙发上。苏叶称她“猫眼”，李冬就开玩笑称她是“猫妹”。“猫眼”不服气，说我俩不知道谁大哩。两人打着赌。结果“猫眼”大了一岁。

她更加快活地抖动着丰腴的身子，咯咯地笑着半躺在安悦身上。

苏叶穿了一件粤尼迪半高领小衫，雨丝丝短发拥着她饱满的圆脸，脸上挂着月季般的笑容穿梭其间。上次她过生日安悦送给她的这条玫瑰红丝巾她非常喜欢，这会儿在身后很有韵致地飘荡着。

安悦安静地坐着，顺手将手提包放到一边。那个叫维康

的男人坐在离安悦不远的沙发上。“猫眼”和李冬说笑间，他的目光远远地抛了过来，随后又过来敬酒。李冬乘机介绍“猫眼”和安悦，安悦只好直起身，不经意间瞥了这个叫维康的男人一眼，心里却暗暗一惊。

他肤色白净，中等个头，那张面孔安悦十分地熟悉。

安悦怔怔地盯着他。

维康的目光也专注地在她脸上停住了。

秃顶男人听这边热闹，也过来掺和。几个人相互猜测着年龄，安悦实话实说，李冬说维康也和我同岁，秃顶男人说他吹牛，“猫眼”便向维康招招手。

维康迅速地过来，他的目光却跃过“猫眼”打量着安悦，报了一个年龄，比李冬大了两岁，“猫眼”不太相信，想再问什么，被秃顶男人拖到一边跳舞去了。

现在的维康离安悦最近，他端起了解百纳干红，解释说不能喝啤酒，和安悦的啤酒杯子撞了一下，然后自顾自喝了。放下杯子，问安悦哪儿的，目光落在安悦身上。

安悦那天穿了一件“V”字领墨绿色宽袖连衣裙，雪白的脖子上没有任何装饰，明净的目光糅合着温和的微笑。她挪开一点点，身子软软地靠在沙发上，又朝维康轻轻一笑，然后微笑着看着苏叶和身边的几个朋友，安静得如池塘里的荷叶一般。头发微微卷曲着披散开来，在幽暗的灯光下无声地勾勒着夜的诱惑，让荷叶有了几分风动的感觉。她是那种集单纯和成熟于一体的女孩子，维康看得入了迷。他追问安悦从哪儿来，安悦告诉了他。他说你那个单位我认识几个人，随后报了几个名字，都是处长。安悦一听，玩笑着说都是领导啊。接着反问他姓什么。他说姓陆。安悦不由得又看了他一眼，不知怎么说了句，其实我知道你。他莫名其妙地问，知道什

么。安悦自己也愣住了，赶紧说了句，知道你的号码。他不相信，安悦报了出来。他又追问说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安悦把脸一转，笑着说，不告诉你。

其实，刚才李冬还手机给安悦，安悦不经意地瞟了一眼。

他安静下来，却依旧大胆地盯着她，说你点一首歌吧。安悦说我感冒了。她嗓子哑哑地，说罢咳嗽了一下。他就上去点了一首《长相依》，唱罢又回到安悦身边。秃顶男人拉着“猫眼”跳舞，跳完之后李冬上前去祝贺演出成功，喝过啤酒，又提出要他俩拥抱，秃顶男人说你应该放个样子。李冬就想上前，“猫眼”将杯中的酒往李冬身上一泼。维康见了，上前一手拉住李冬，一手拽住“猫眼”，硬把他俩拢到一起，李冬乘势拥了“猫眼”，“猫眼”挣扎着，几个人开心地大笑，安悦跟着笑，维康又转回，一屁股坐到安悦身边，他侧着身子夸张地大笑着，晃动着身体，后背不时触着安悦，安悦又只得挪开一点点。

热闹，乱哄哄的热闹。

维康轻轻又握住安悦的手，安悦有些不安，他却感觉到了，更紧地握住。一会儿，他拉起她来，然后牵着她的手下了舞池。包间的舞池不大，两人跳的四步。维康带着她到了包间一侧，光线有些暗。维康微笑着说，我怎么好像见过你。见过吗？安悦反问道。她看着他，这张脸太熟悉了，那双深深的眼睛，那略带卷曲的黑发，甚至还留在耳边的声音。安悦在明明暗暗的灯光下有些恍惚，灯柱忽地拉长，又缩短。维康热热地看着安悦，问，你是才毕业的吧？安悦笑了起来。维康不吱声了，依然微笑着凝视着安悦。安悦低下了头。

曲子舒缓起来，不大的舞池中只有他俩，有人投入地唱着，维康背对着大家，两人默默地跳着。灯光幽暗了些。忽然，维康低下了头，亲热地在安悦的腮边摩挲了一下。安悦一

惊，维康却不理会，说，结束后我送你回家。不。安悦本能地拒绝了。

谁知，一直玩到凌晨一点才结束。

维康和李冬他们简单地道了别，很快又站到安悦的面前：“我送送你。”他坚持着。夜太深了，安悦只好答应了。

出租车飞快地行驶，维康轻轻握住她的手。安悦又不停地咳嗽，维康连忙用手背枕起她，另一只手轻轻拍打着她的胸口。突然，他吻住了她。

考察组乘飞机出发，两小时后到达那座南方城市。

几人分乘一辆轿车和一辆面包车直驰宾馆。南国的初夏风光旖旎，散发着湿润诱人的气息。考察组除了安悦以外都是男性，市委副书记赵义和是个有着红润光滑面孔的中年男人，人很随和，爱说笑话。刚上面包车，他就说：“小安，是我们几个人中唯一的女孩子，不紧张吧？”另外几个人听出话中的意思，发出暧昧的笑声。看样子，他们互相都很熟悉。机关干部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平时非常谨慎，一旦离开了原来工作环境，到了外面，一下子精神放松了，人也变得活跃起来。安悦又是唯一的女性，又很漂亮，正是大家的兴奋点。

可是，安悦正全神贯注地望着窗外，街道两旁长着不少棕榈，墨绿墨绿的，年轻的姑娘们穿着时尚的衫裙，一个身材修长饱满的长发女孩子很青春地走在人行道上。见安悦没反应，大家止住了笑声。赵义和循着目光望去，笑道：“别看了，她们跟你比差远了。”

安悦转过身子，说：“秘书长过奖了，我看那女孩子挺美的。”

“我们可没有虚夸，你不信问他们，我们可是难得跟这么

漂亮的小姐同行呵。”秘书长一本正经。他说的是实话，以往学习考察很少有女性同行，要么是电台、电视台的记者，要么是上了年纪的女领导，像安悦这样年龄的女孩子从来没有过。开始接到名单时，他以为搞错了，又到办公厅核实了一下，说是没错，是个女孩子，是个笔杆子。一见面，还是个美女，赵秘书长更高兴了。他本是个热情开朗的人，心想这次南方之行真是愉快之旅，一下飞机他就迫不及待拉呱起来。其他几个人含笑不语。看得出，心情也是愉快的。毕竟刚刚认识。

“听说小安挺能干的，在文明办具体干什么？”赵秘书长问。

“刚来不久，原来在局里搞教育培训。”

“哪个大学毕业的？”秘书长愈发关心了。

安悦告诉他。

“那我俩还是校友呢！哈哈，真是不错，这是意外的收获。喏，我跟你们邱主任也是老朋友呢！”秘书长高兴得直点头。

毕竟是秘书长，距离一下子拉近了。安悦也被秘书长感染了，转过脸来朝秘书长笑了笑，洁白整齐的牙齿在秘书长面前闪耀着玉石一般的光泽。

安悦将目光投向前面，陆风在当地一位领导陪同下乘坐另一辆车。刚下飞机，站在舷梯上的安悦看到走在前面的他转过身子，目光在队伍中左左右右地搜寻，与安悦的目光相接了，于是轻轻点了点头。随后，转身大步流星地走向座车。

轿车在如流穿梭的车流里风一样不见了踪影。

晚上的住宿安悦和其他人一样，一人一间。秘书长特地安排安悦住在他们中间的一间：“我们可得把你保护好。”转脸又笑着对其他几个人道：“可别以为有什么机会，我可是经常突击查岗的。”一个局长嬉皮笑脸地：“我有狼心，可惜没有狼

的身手。”另一个不等他说完：“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，秘书长，那可得辛苦了。”这一夜安悦睡得挺好。第二天一早，床头电话铃响了，是陆风的。他问她休息得好不好，这儿还适应不。安悦连说两个好字。他说，那就好。有事打我电话。说完匆匆挂了线。

开会，交流，参观，宴请。几天很快就过去了，还有四天他们就要返回。陆风相貌堂堂而又温文尔雅的举止风范几乎让所有的人都折服。看得出来，包括赵秘书长在内，大家对陆风都很敬畏。安悦远远地站在他们后面，和他始终保持着距离。她知道，职务距离是不可逾越的，如果早在几年前，她会毫无拘束地和感觉亲近的人交往。现在，他和她之间和其他人一样，亲切、随和之中而又不失领导风范。他有意无意中偶尔将深深的目光从她眼前点中，又掠过。

她是第一次参加这类活动，主要工作任务是搜集和整理资料，包括最后写总结和考察报告，需要一定的文字能力。以往这类活动都是由处长或者副处长参加的，但目前处长抽不开身，这个任务就交给她了。邱主任说，相信她能完成这项任务。她的心里有些七上八下，虽说大家都知道她有点能力，可那是在局里，这次是市里的活动。再说，从业务内容来说，关于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方面自己并不熟悉。而且是他带队，心里既欢喜，毕竟能跟他朝夕相处几天，她能感觉得到他无处不在的目光。同时，也担心自己的任务完成得不尽人意——她不想让他失望。

后面几天活动参观的内容较多，时间相对宽裕。北京中直机关来了一位副部长，陆风认识，便陪他去了，这边的活动由秘书长负责。当地市委安排他们几人去相邻的一座古城临水游览。临水地方不大，满眼细密的茂盛的樟树和柳树，建筑

多为白墙黑瓦明清式的，让在都市生活惯了的几个人耳目一新。

赵秘书长说先坐龙舟游览十里水路，听说这是新开发的一个旅游景点。吃完了有名的富春包子，从稻香村上了龙舟，船工就吱吱呀呀地摇开了橹。水道不宽，水在两旁哗哗作响。导游讲起了当年隋炀帝来临水的故事。说是隋炀帝心爱的一个妃子辰妃死了，隋炀帝日夜思念，大病一场。就在众人以为皇上危在旦夕的时候，隋炀帝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辰妃站在水边微笑着向他招手，他起身要跟过去，她粲然一笑就不见了。隋炀帝第二天托人解梦，又把梦境描述出来，宫人有人指认是在南方某处，隋炀帝不顾病体，连夜上路，果然找到和梦里一模一样的去处，也遇上了一位貌若天仙的可人儿，大病不治而愈，回去之后赐名临水，那位姑娘被带进宫里，封为水妃，不久又册封为贵妃。

故事很快讲完了，静了一刻，有人啧啧嘴。一会儿，赵秘书长眯眯地笑道：“瞧你们脖子伸得老长，找什么呀？”众人正在目光如炬四周搜索。水道不宽，只见花草葳蕤，红肥绿瘦，有时大片大片的桃花把河水都染红了。可惜两岸不见人影，更不见伊人芳踪，不由得长吁短叹。秘书长乐了：“不甘心了吧？”他看看安悦，突然说：“你们找什么找？小安，咱们先合个影。”话音一落，有人接着说：“是啊，不该吃着碗里想着锅里的。”安悦正想看看谁这么大胆，赵秘书长飞快地接上了：“不对，是看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。”大家一听，笑得更厉害了。这些天下来，大家都很喜欢安悦，当她小妹妹，不时逗逗她。知道她还是个姑娘，他们互相之间的玩笑就开得文明一些，偶尔说些晕话，安悦也当没听到。听了秘书长这话，安悦落落大方上了船头，几个人轮番组合照相。

秘书长兴致极高，一路上指指点点，安悦也喜欢这绿宝石似的春色。河道缎带般地弯弯曲曲，船工在船头不停地摆弄着，颇有九曲十八弯的味道，很快就到了著名的亭西湖。

真是一个晴好的天气，又是星期天，游园的人很多，几乎每一个游人都兴高采烈的，安悦一行上了岸，她今天穿了一袭黑衣黑裙。这几年的春天气温比往年任何时候都高，安悦觉得浑身开始发热，索性脱了风衣，搭在左背上，顺手撑开了碎花伞。大家绕湖而行。前面的几位不知和谁打招呼，大家停住了脚步，依次过来，才知是总政的两位领导也来这里了，安悦朝前看去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已到了眼前。

“是你？”她有些惊讶，差一点脱口而出。陆风一见她，也是眼睛一亮。他想说什么，又欲言又止。脚下的步子只是迟疑了一下，没有停住。

夜晚的迎宾馆安详宁静，夜灯铺洒在毛毡般的草坪上，安悦踱出房间，她想独自享受一下这种难得的安静。大学实习半年，她到农村去锻炼，房东大妈告诉她，晚上的乡下没有别的，只有满天大把大把的星星，还有夏天蚩蚩的叫唤。安悦时时怀念乡下的夜晚，怀念那种沁人肺腑的静谧清凉，她曾经梦想着能带走它。她抬起头，果然看到了满天的熠熠放光的星星。满目星光中，一个高大的人影走近了她。

“是你？”这回是他吃惊了。

“你——散步的？”又问。

她迎着他的目光，轻轻点一点头。

“你怎么出来了？”她问。

“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想出来转转，是不是你在召唤我？”他幽默了一句，气氛一下子松弛下来。

“你们结束了？”安悦问。